

歷史與空間

文：安立志

書若蟬蛭

文：葉輝

過境黃梁夢

隨著主流媒體不斷強化中國夢，黎民百姓也對夢多所關注。中國的夢不僅古已有之，而且歷史悠久。「黃梁夢是國內唯一的夢文化載體」。三月中旬，霏霏雨絲，車行至邯鄲北環，離黃梁夢不遠，決定前去看看。在這裡，黃梁夢有虛實兩面：實的是一個鄉鎮，虛的是一個夢境。黃梁夢呂仙祠就是根據這個夢境建立的。成語「黃粱美夢」，毛澤東詩句「一枕黃粱再現」，均本於此。

小橋頭，古道旁，「雙龍戲珠」的琉璃照壁面對的「邯鄲古觀」，也叫呂仙祠。如同國內所有文物古跡，都曾遭受「文革」浩劫一樣，這座起於北宋初年的古建築，也是近年恢復的。呂仙祠中軸線坐北朝南，自前而後，依次是丹門、八角亭、午朝門、鍾離殿、呂祖殿、盧生殿。呂仙祠山門朝西，進了山門，一個不大的院落，迎面是八仙閣，供奉的就是既過了海、也慶過壽的八仙。南側照壁上嵌有「蓬萊仙境」四個一米見方的擘窠草書，雄奇絕倫，遒勁飛動。據考證，此四字是明代崇禎年間的遺物，書者何人，已不可考，有附會者稱，此為呂洞賓之仙筆。北側是為丹房，兩側各有數塊殘破的石碑。有兩塊值得一說，一為明代嘉靖年間「敕賜風雷隆一仙宮記」碑。一為有民國將軍馮玉祥題字、現代畫家關山月繪圖的畫碑。畫面為漢鍾離、呂洞賓交談，一童子趴在地上煮米飯（黃粱）。似為元代劇作家馬致遠《邯鄲記》的劇情片段。

早春天氣，柳芽初萌。過荷花池、八角亭，進入「神仙洞府」。越過鍾離殿、呂祖殿，到達盧生祠，才算真正進入夢鄉。整座「邯鄲古觀」係根據唐人沈既濟的傳奇《枕中記》所建。盧生祠旁就有一通「枕中記」碑。傳奇的梗概是，唐開元七年，得仙了道的呂洞賓，雲遊天下，在邯鄲客店遇到功名不舉、意志

消沉的盧生。趁着客店主人蒸煮米飯（黃粱）的空當，呂翁、盧生開始長談。良久，呂翁見盧生神思困倦，便遞給他一個青瓷枕頭。盧生倚枕而臥，便入夢鄉。在夢中，盧生娶美妻，舉進士，興水利，建邊功，很快擢為陝州牧、京兆尹，繼而成為朝廷重臣。後因官場傾軋，被判入獄、遠戍邊陲。平反後，封燕國公。盧生年高八十，壽終正寢。臨死時，盧生一驚而醒，定神一看，依然寄身客店，主人蒸的米飯（黃粱）尚且未熟！盧生問：「這不是做夢吧？」呂翁對他說：「人生際遇也與做夢一般。」盧生幡然省悟，謝呂翁道：「通過此夢，窮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都明白了。這是先生在過止我的慾念啊！我哪能不接受您的教誨呢！」

在古代文學史上，許多創作以此為藍本，比如元代馬致遠的雜劇《黃粱夢》，明代湯顯祖《臨川四夢》中的《邯鄲記》，清代蒲松齡《聊齋誌異》中的《續黃粱夢》，都是《枕中記》的翻版或改寫。這則傳奇影響甚至遠播海外，在日本中小學的課本中，也有「黃粱夢」的故事。一些日本民間藝人還將《邯鄲記》搬上舞台。在呂仙祠的碑文上，就有來自大垣、大分等地日本友人的多塊題刻。

進入盧生祠，正面有一尊盧生睡像，青石雕就，頭西足東，頭枕右手，弓身而臥，睡意正酣。牆壁上繪有《黃粱美夢》大型壁畫，係據《枕中記》圖現盧生的甜美夢境。大門上有楹聯：「睡至二三更時凡功名都成幻境，想到一百年後無少長俱是古人。」實話實說，富有哲理，據說已被列為我國名聯。

千百年來，「枕中記」這個故事不僅成就了「黃粱夢」這個地名，也成就了「黃粱夢」這個詞語。許多文人雅士為此留下了千古名作。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經多處提及「黃粱」：「邯鄲四十餘年夢，相對黃粱欲熟時。」（《與歐陽文忠公書》）「萬事黃粱欲熟時，世間談笑漫追隨。」（《萬事》）「鄰壁黃粱炊未熟，喚回殘夢有鳴驄。」（《同陳和叔游北山》）不僅說明這一傳奇的馳名，也說明這一古跡之悠久。盧生祠東側的碑廊，有許多古今詩碑。清康熙朝刑部尚書魏象樞《擬過邯鄲訪盧生未果》的碑刻，是四首絕句構成的組詩，被視為鎮祠之寶。每首均以「醒」、「成」、「生」為韻，迴環往復，妙趣橫生，前兩首為：「人生如夢幾時醒？惟有盧生做得成。我欲夢中還說夢，不知何處訪盧生！邯鄲無夢亦無醒，大抵都因飯未成。也羨黃粱分一箸，卻疑火短米還生。」碑廊裡有今人康秉彝的一

闕《青玉案》，緊扣了黃粱夢的主題間有勸喻在焉：「盧生一夢邯鄲路，上金榜，登衡署，錦繡官服持玉笏。畫樓廊院，美妻嬌子，享盡榮福祿。花凋夢破呼雙目，尚是黃粱釜中煮。莫吹盧生空喜度，孫山名外，萬千儒士，吟盡窮途苦。」

巧合的是，碑廊有一位題詩者，身世與盧生十分相似。此人名陳漢，字天一，錢塘（今杭州）人。陳漢年輕時攻讀農田水利書籍，並到寧夏、河套等地實地考察，精研治河之學。他與盧生一樣，渴望建功立業惜無門徑。一日，陳漢路經邯鄲，在盧生祠前，恨天地之不公，嘆人生之不遇，甚至希望像盧生一樣做一次黃粱美夢也心滿意足，於是題詩道：「富貴榮華五十秋，縱然一夢也風流。而今落拓邯鄲道，願與先生借枕頭。」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河道總督靳輔過邯鄲看到陳漢的題壁詩，「見而異焉，蹤跡得之，引為幕客，甚相得。」陳漢為完善治河計劃，跋山涉水，一一審度。「凡輔所建白，多自漢發之。」陳漢十年辛勞，治河有功，康熙皇帝只賞了他一個僉事道銜。此後，為治理黃淮水患，陳漢提出了「徹首徹尾」的治理方案，卻被人以「屯田擾民」參劾而撤職，不久病死北京。（《清史稿》列傳66）從陳漢的遭遇，吟讀金代文學家元好問的題壁詩：「死去生來不一身，定知誰復復誰真？邯鄲今日題詩者，猶是黃粱夢裡人。」（《題盧生廟》）心中一陣淒涼。

盧生祠東側是為中國名夢館。門前一塊大青石，是為「前言」，其中有云，「黃粱夢呂仙祠」增設中國名夢館，意在「依托高層次文化資源進行旅遊開發」。中國名夢館展出33個名夢，分為名人夢、帝王夢、愛情夢、發財夢和「玉茗堂四夢」等專題，以精美的壁畫和通俗的文字向遊客展示多樣的「中國夢」。門前楹聯為：「情感三靈一枕榮枯參哲理，夢呈萬象百年悲喜鑿人生。」

名夢館內光線不足，為保存資料，只好打開相機閃光燈。進入「夢境洞天」，首先看到兩側是「黃粱美夢」與「如意夢神」。往裡走，映入眼簾的是中國最早的夢——「黃帝夢遊華胥國」與中國最長的夢——「紅樓夢」。名人夢有莊周夢蝶、孔子夢周公等。帝王夢有秦始皇夢鬥海神、唐明皇夢遊廣寒宮等。

中國名夢館佔用空間最大的當屬明代湯顯祖的《玉茗堂四夢》（也叫《臨川四夢》）除《邯鄲記》之外的三夢，即《紫釵記》、《牡丹亭》（也叫《還魂記》）和《南柯記》。有人對《玉茗堂四夢》如此評價，「《紫釵記》，俠也；《牡丹亭》，情（鬼）也；《南柯記》，佛也；《邯鄲記》，仙也。」

從進入夢鄉，到走出夢境，已是中午時分，匆匆醒別黃粱夢，開始下一行程。

邱剛健在最後的日子裡，寫了不少詩，靜好或躁動，俱如蟬蛭，朝生暮死，可都無關重要了，他留下的詩都很短，有時倒會說到《詩的長度》，其如思念的長度：「一個人走了那麼遠那麼小以後你已經分不清楚那是一隻狼還是一隻兀鷲的黑影。」/ 她走下地平線。/ 我在想髮髻晚唐的一首詩和詩的長度。」/ 她走回來的時候改了名字叫Diotima或——/ 你會不會轉頭看她？」

總是禁不住轉頭看她，都看見了：「她的尼龍網面/ 玫瑰紅的短夾閃了一下粉色的百合。」那時，詩之於他，有若「把虛空框起來」的、第三身的《陽台》：「他深切感到光用身體還不夠/ 必需有一個更堅固的框架/ 把虛空框起來。/ 這就是為甚麼他那麼喜歡他的這一層陽台。」

也許他有時會看見這樣的《歸人》，詩有兩行引子：「生者是行人，死者是歸人——列子」，詩只有恰若驀然回首的兩行（有時，詩，只要是好的，兩行就夠了）：「他回頭，想繞過自己/ 走入西西北北的胡同」。他也寫過長城和胡同，《長城》一詩由牆及床，將歷史融於私情，讀之，恍如細讀一個歷劫餘生的、交織著平行蒙太奇的晚期愛情故事：「有一次我突然興發拖了我愛人/ 爬上牆。」（她是長沙下鄉的女知青，我是/ 鼓浪嶼來的。）/ 『褻瀆哦！』她在辦事的時候/ 無法自禁地吃吃笑，/ 『我從來沒有睡過這麼長、這麼/ 長的床。』

他詩中的《胡同》亦如《長城》，融象入情，當中交織著時間、歷史與私我的情愫，也不必管詩中的「你」是哪一位「伊人」——是「長沙下鄉的女知青」，還是詩人的亡妻，其一是「願你永遠迷路。/ 這一條胡同很快就會鋪滿骨灰。」其二是「每一步都是焚燬和豐豔的長安。/ 如歌的行板。」其三是「哎喲喲。/ 這是夏夜、夏夜的、老北京的/ 叫床聲。」其四是「人們昨天在胡同底窺控到你那匹/ 黃驃馬的殘骸。/ 阿波里奈爾。」還有其五：「這是千年的曲水。/ 你的亡妻亦足，輕輕踢給你盛載/ 霜、雪和塵埃的羽觴。/ 有時候走入胡同。」

俱往矣，詩之於邱剛健，猶如海之於《海豹》：「他收起釣竿，起身，抓住還在他面前跳躍的魚，/ 爬下岩石，走到海裡去。」是時候就收起釣竿，他早就知道了，這是一個容不下詩的年代，在最後的日子裡，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詩與世間萬象，對不起，容我總結陳詞，終究都不過是《空氣的形》：

「最近開始沉迷於空氣的形。非物理的（如果有邊界，那麼，可以鋪飾地雷，懸空另一座銀河系，航向你的香豔），非宗教的（佛和轉輪法王的三十二相；創造者的榮耀），非哲學的（絕對，完全，無盡的自由；連死亡都有空氣的眷戀），非道德的（洗滌我的罪；沉溺我的罪），非詩的（好像說，你的背面都是空氣，或，我把空氣都讓給你了，或許你可以重生）。只是空氣的形。」



盧生祠裡的盧生睡像。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手寫板

文：王 森

游泳

跟隨父母生活在那個濱湖的小城，我很早就學會了游泳。那時候小城裡的水真多啊，特別是剛剛下過大雨之後，不僅馬路兩邊坑坑窪窪，甚至在田間地頭，居然也時常能夠逮到各種各樣的魚蝦、老鯮和黃鱔。夏天，無疑是我們這些喜歡玩水的孩子最喜愛的季節。但是，私自下水卻從來都是不被父母所允許的事情，而我又常常抵擋不住下水的誘惑，所以，游泳也就成為與父母之間「捉迷藏」的過程。

在我的童年時代，學游泳本來就是男孩子的必修課，而游泳本身也的確是一件其樂無窮的事情。一般小孩子大概都是從「打彭彭」開始，走上自己的游泳生涯的。他們先是受到大孩子的蠱惑和慫恿，渾身脫個精光，壯着膽，小心試探着一步步走進水中；進而閉眼、閉嘴、屏住呼吸，爬在水面上手忙腳亂地不停划動。等到終於可以從水面上探出頭來，上下扒着水，用腳面擊打出一個個水花，慢慢向前滑動自己的身體了，游泳的第一步——「打彭彭」即大功告成。學會了「打彭彭」，後面的步驟相對容易了許多，什麼仰泳、蝶泳、自由泳，根本不用花費多大工夫，也都一一學會，游泳的樂趣漸入佳境。

不過，這種自由自在泡在水裡的日子並不能維持多久，曬黑的皮膚和衣服上時時沾染的泥水，很快即被父母看出破綻。父母一直擔心的事情，終於還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除了痛打一頓，以示懲戒之外，父母很快為我制訂出新的「規章制度」。而我每次放學回家的時間稍晚一點，

就要接受父母嚴格的檢查和盤問。另外，他們還有一個屢試不爽的辦法，那就是用指甲在我的胳膊上劃一劃，只要出現一條明晰的白印子，再怎麼解釋終歸無用。他們也會突然出現在我經常活動的水域間——因為游泳的區域畢竟有限，一到水邊，準能將我生擒活拿。游泳，從此成為我挨揍的最常見的原因。

但是，我要上學，父母也要上班，他們不可能每時每刻跟着我，而我，當然也不可能每時每刻都會出現在他們的視野中。所以，儘管父母看得緊，懲罰也很嚴厲，但我還是能夠找到一些不為父母所注意的時間，和那些被父母稱作「狐朋狗黨」的小朋友們一起，嘯聚在大大小小的河溝與池塘中，盡情地享受嬉水之樂——我們比賽誰游得遠，誰游得快；我們玩「捉迷藏」，玩「木頭人」；我們分成兩派打水仗；我們站在城北碼頭的大橋上筆直地往下跳，稱之為「跳冰棍」……。現在回想起來，我還不免有些後怕，那些令人留戀的水中遊戲，雖然當初玩得熱鬧、玩得痛快，卻也的確確是在冒險呀。

前一段時間，表弟結婚，我和父母又回了一次小城。婚禮結束後，我們驅車在小城中四處轉了轉。但見小城內街道整齊，樓房儼然，自己熟悉的那些河溝和池塘早已無跡可尋，就連城北的碼頭也被封閉得嚴嚴實實，根本無從進入了。我在慨嘆世事變遷之餘，也恍然明白，我們那代「野孩子」的遊樂和嬉戲，再不可能在今天的孩子身上重現了。

文：王江鵬

鄉賢的妙用

讀研後，身為新生的我們免不了被授課老師要求自我介紹。來自五湖四海的我們，想要通過簡單的幾句話給老師留下一個深刻印象，委實不易。每個人依次機械般說出姓名籍貫，以及本科就讀高校，就權當自我介紹了。耳邊陌生的姓名地名皺巴巴地竄出又溜走，於老師而言，自然是不會留下什麼印象。

輪到一個來自山東的大個兒時，他不慌不忙地說出自己的家鄉是濰坊，發現老師沒搭話。便又靈機一動地補充了一句「陳介祺是我老鄉」。被我們枯燥的自我介紹快要弄得睡着了的老師，驀地便被這句「陳介祺是我老鄉」給驚醒了，登時面帶笑容地頷首示意。這也難怪，在我們這個以甲骨文研究為主要的研究所裡，諸位先生自然對陳介祺這位晚清赫赫有名的金石學家耳熟能詳。更別提陳氏所著的《十鐘山房印學》、《封泥考略》、《董齋吉金錄》等著作了。而課堂上老師花了大工夫講解的國寶級重器，如今藏在台北故宮的毛公鼎便曾是陳氏的諸多藏品之一。突發靈想地拉出本來早已隱身於歷史雲煙中的鄉賢來給自己的家鄉做個註腳，也難為這位同學想得出來。有了這麼一位鼎鼎大名的老鄉，自然是給老師留下了極其深刻的

印象。這也算是鄉賢意想不到的妙用了。當然，除了在我自我介紹時拉鄉賢出來為家鄉做註腳渲染渲染外。鄉賢，被讀書人言也可以借作他用。如劉禹錫《陋室銘》裡「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一句中所提及的西漢大學者揚雄揚子雲。時隔千年之後，便出現在了股孟倫先生的文集《子雲鄉人類稿》的題名之中。揚雄是西漢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縣）人，曾著有小學名著《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以及字書《訓纂篇》，是漢代有名的文字學家。而講學齊魯的股孟倫先生，治學方向同樣是文字學，又同是四川郫縣人。正因有這樣的巧合與機緣，股孟倫先生於手編文集之時取「子雲鄉人」四字冠之書首，除了寄託晚歲濃鬱鄉思之外，也有着向這位名垂學史的鄉賢致敬的意味。

寫到這兒，突然想起一網友對於《子雲鄉人類稿》的小吐槽，言「想到當年第一次看到這書名，想：難道是搞人類學的……」。在不知道股先生取名用意的情况下，將書名斷作「子雲鄉」「人類稿」，而理解成是搞人類學的，也算自有一種旁逸斜出之美了。想來九原之下的股先生聽到後學的這番插科打諢，當報之以「呵呵」了。

短 載

文：董耀會

風雨危崖司馬台 ——走過萬里長城之四



司馬台長城地理形勢圖。

司馬台長城位於北京市密雲縣東部與河北省灤平縣交界處，東起望京樓，西到將軍樓，原稱司馬台暖泉口。它始建於明洪武初年，屬明代「九鎮」中薊鎮古北口路所轄。

司馬台長城全長5.4公里，以關口為中心分為東西兩部分。東段到望京樓，有敵樓16座，這段長城十分險峻，是其最精華的地段。西段與河北省灤平縣整修的金山嶺長城相接，有敵樓18座，這段長城空心敵樓很密集，相對關口以東的長城，地勢要平緩很多。

司馬台長城沿刀劈斧削般的山脊修築，驚險無比。尤其是雲梯和天橋兩段，更是險中之險。雲梯是單面牆體，長約50米，坡陡、牆窄，呈直梯狀沿山脊上升，兩側是百丈深淵。百級雲梯東面是天橋，長100米，寬僅30厘米，兩側是懸崖峭壁。

這段長城建築，構思精巧緻密，設計科學合理，造型美觀實用而又風格各異，基本上依憑險峻山勢，隨山勢因地制宜，以險制塞，利用自然屏障來砌築。能在這樣的險峻峰嶺之上修築出這般壯美的長城，一定是傑出又聰明的能工巧匠。我多次追尋長城的蹤跡，攀越這裡的山峰。在山下仰望司馬台長城，城牆背倚藍天，橫亘在東西兩側的山峰上。長城之上，長風浮雲悠悠，奇峰突起，望去又高又險，令人不禁想起李白的《蜀道難》，而這裡和蜀道相比，並不遜色。

司馬台長城最高的敵樓望京樓，海拔達986米。站在此樓之上遠山近水，盡收眼底。據說在月高星稀的晴朗夜晚，向南可以遙望到北京城裡的燈火，故名

望京樓。站在望京樓向南遠望，遼闊的華北平原，嘉禾翻浪，一直鋪向目所不能及的天邊。仰頭上望，磚石砌就的台階，僅可容納雙腳，兩側懸崖陡壁，中間這一道台階陡然聳立，不由叫人望梯興嘆。

望京樓其西為仙女樓，順着長城由西向東欲上望京樓，就要先登上仙女樓。要上仙女樓，就要先登「天梯」。既稱天梯當然是險峻異常，這道天梯高100多米，坡度60多度，人走在上面幾乎是上下垂直狀態。

在司馬台長城可以領悟到古人修築長城的一個重要原則，那就是「用險制塞」。有的山脊外側懸崖，本身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防禦作用，長城修到這些地方，即利用原來的懸崖峭壁稍加修整，或築些簡單的矮牆，敵人根本無法直接上來。這樣的險塞是最能發揮長城作用的地方。長城可以起到阻止、抗擊較少敵人侵擾的作用。若是沒有長城及這些險塞，游牧民族的騎兵不論多少，甚至幾個人、幾十人，都可以在任何方向上毫無阻擋地馳騁，對農耕地區民眾實施突然襲擊，劫掠人畜財物。當守軍前來救援時，他們早已滿載而歸。面對這樣的流動性攻擊，中原王朝難以在短時間內集中作戰兵力。有了長城及防守部隊，情況就不一樣了。長城防禦工程加上一定的兵力防守，少量游牧騎兵就無法越過長城行動。即便是幾百上千人的部隊，也不敢輕易越過長城，否則很可能被圍在長城裡面。守軍可以依託長城防禦工程，集中優勢兵力對侵入長城內的敵軍實施打擊。

（節選自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走過萬里長城》）



司馬台長城仙女樓。